



兔娃

徐大为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曾在雁同记者站驻站一年。大同市委、市政府与雁北地委、行署的驻地都在大同。逢休息日,两边新闻机构的同行看我孤苦伶仃,常约我共餐。雁北地方的美食极丰富,及至目前,我对羊杂和黄糕沾肉的美味记忆犹新。但,有一种当地人极为推崇的食品,我却望而生畏。便是兔头。

所以不敢问津,除却兔头面相狰狞,更因为我属兔。每每看到托盘中一组组排列整齐的兔头朝着食客龇牙,便浑身不自在,生出许多联想。

雁北工作一年,新朋老友甚多,几十年过去,如今往来的也不在少数。祥夫即是其中一位。王祥夫先生早年间在文学圈便有盛名,我的三叔徐捷也曾在大同工作,也从事文学创作,与祥夫是挚友。我在太原日报社长期从事副刊编辑工作,所以很早便与先生有交集,及至驻雁北记者站,更是常去府上,享受他夫人烹饪的美食。如此说来,我们应是两代的交情。后来,祥夫的画技也是了得,每逢来太原开会,酒酣时便向大伙儿宣布,一定要为我们一家作一幅“三兔图”。

是的,我们一家三口都属兔。

我与内人是大学同班同学,彼时高考恢复不久,全班31位同学,入学时,年龄参差不齐,年长者25岁,年幼者15岁,同一个属相的并不多。我和她,都属兔,且是同月出生。毕业成家后,好多人说,两个弱势动物结了对,很吉祥。巧的是,我们的儿子恰也出生在农历兔年。且我们三人生日还非常接近。我青年节出生,儿子儿童节降临,内人生日在我俩之间。儿子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兔娃”。

兔娃性格柔弱内向,好多个夜晚,他突然从梦中哭醒,内人和我慌慌地跑了去抚慰他,儿子说做了如何如何可怕梦。我们想,这孩子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。

许多人说这孩子极有福气,边说边拨弄儿子的两只招风耳朵。国际儿童节,数不清的孩子欢腾雀跃时,他赶来凑这份热闹。人们常对他说,看,全世界的小朋友都为你庆祝生日呢!更有人说我们是从兔子结对到成群的伟大工程,必定会“一窝兔,富中富”,又说别人家是“狡兔三窟”,你们家是“三兔一窟”。

兔娃懂事早,很小学会了商量着办事。带他去商店,小食品琳琅满目的柜台前站了,一声不吭地瞅着。我们说给你买一些吧,他仅选一种,拿到手后满脸负疚的表情,说爸爸妈妈又花了你们好多钱吧! 儿子从来不和别人论短长,全没有一些同龄孩子的张牙舞爪和不可一世,即使在幼儿园里过热闹的集体生活,也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在角落里坐了,呆呆地不知在想什么。内人悄悄对我说,这

未读过《阳光下的蜀葵》这本书之前,我不敢想象,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本书,真实地去书写一群普通人。每一篇,都那么触动心弦,让过去的岁月一幕幕再一次回归。

记得小时候的上学路上,兀自高高长出几株花,从来没人知道它的名字。因为野花都比较矮,比如长得很相像的牵牛花和打碗碗花,每年都能够小伙伴们争论半天到底它们谁是谁,各自又有着怎样的故事。可唯独这高高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的花朵,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,也没有人想去打听它的名字与它的故事。

直到看到蒋殊老师写的《阳光下的蜀葵》,才知道,原来,童年里那个被忽略却从未忘记的花,它的名字这样美好:蜀葵。就像作者在《这明媚又含泪的蜀葵(自序)》中一开始就提到的:“有一种花,却没有花的身份,没有花的高贵。面对无视自己绽放的人,它们依然执著生长,执著散发独有的芳香。四季更迭,日月轮回,它们静守小院。无论是否有人观赏,它们笑脸始终不变。多年以后,在别处,看到被人呵护的蜀葵,我才想起当初院子里曾经花开花落的那些花之美。”

蜀葵的光,源自童年,就像它曾经那个兀自高高地站着,突然兀自照亮了长大的自己,照亮了自己心中的那些人、那些事、那片地。

幼时觉得,人生怎么可以有这么多苦难,长大后才发现是苦难孕育了光,从而照亮了人生。

母亲的爱,柔弱中是无坚不摧。农村的妇女,没有工作,似乎只是围着锅台转完就可以唠闲话。然而,事实并非如此。真正的她们,在地里和男人一样劳作,在农里洗涮缝补那样也少不下。农村的妇女吃苦耐劳,心灵手巧,一点点收入能把光景过得比蜜还甜。她们从不抱怨,宽容忍让。任岁月风吹雨打,就像蜀葵一样,兀自挺立着,明媚着一家人。

父亲的爱,在沉默的坚强中为儿女计长远。农村的男人,有工作的不多,没有的工作的也都会在农闲时去当农民工,干最辛苦的工作。无论有工作或没有工作,在城市中的他们,都是平凡的,都不是耀眼的存在。正因为尝尽了辛苦,才早早为儿女打算,不惜牺牲自己。这就是伟大的父爱,就像蜀葵一样,也兀自挺立着,养活着一家人。

我身边的每一个人,都真实存在着,都有着各自的无奈和遗憾,更有着各自不屈不挠的生命之光,足以照亮自己的人生,足以让读者从他们身上明白啥叫“活着”。

青春之中,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首当那些女孩。懵懂又纯真,夹杂脆弱,在时光呼啸中再也回不来,就是青春最美也最痛的回忆。然而,就算散落在人群中再也不见,那些现在看来实属平常的小事,始终是内心的一道光,照亮了人生一段路,有的甚至照亮了一生。

一次次翻阅《阳光下的蜀葵》,一次次净化着自己。惟愿,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,农民的生活更加美好。为那些如蜀葵一样不需要别人知道与记住的普通人,他们历经苦难却依然发出人性光辉,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。相信,在人民至上的我的祖国,在完成脱贫攻坚后,乡村振兴的步伐会蹄急步稳。

我,也是其中的建设者!

孩子心事重呢! 也有朋友告诫我不敢总让孩子这样,怕是将来没出息。

兔娃的名字很简单,单个一个“然”字。名字是我和内人商量后决定的。长辈们破天荒将这个权利给了我们,认为我们这辈子只有一次为自己孩子取名的权利。取名为“然”,是因为我们希望儿子一生行事自然,归于自然。家人知道后,纷纷说这名字太一般了。一般就一般吧,反正后来是正式使用了。

你喜欢什么呢,想学点什么呢,我俩经常问兔娃。别人家的孩子学钢琴学舞蹈学绘画学得亦亦乐乎,儿子却无此雅兴。我们想,说不定兔娃感激他的父母没有给他套上那些枷锁。儿子也有他喜爱的活动,静静地坐了看“动物世界”和动画片,或随意画他想象中的一切,这个时候,他不愿被任何人打扰。因了他的文静,经常有人问他:“喂!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?”儿子不作声,定定地盯住对方,看得问他的人不自觉哈哈笑出声来,儿子狠狠瞥他一眼,快快走开。

那年我拔河时扭伤了脚,内人又远在外地学习,夜里疼得呻吟起来,儿子惊醒了就说爸爸你不要去想它快睡吧睡着了就不疼了,后来干脆就睡着两只大眼睛陪我到天亮,自己穿了衣服敲开邻居的门央求快救救爸爸,其时兔娃也不过5岁。

有时我觉得真对不起儿子和内人。他出生时我正环郊采访,两月里荒山野岭跋山涉水寻不到归途。五天后我去医院,一个皮肤皱巴巴红里泛黑的小儿襁褓中躺在内人身旁,内人眼里涌着盼望和胜利的泪水,我和她拥抱生怕压着了那小东西,眼泪噼噼叭叭掉下来周围的人都跟着眼圈发红。

我没听说过有哪个孩子会因了出生时父亲不在场变得愚笨。兔娃虽生性内向却乖巧聪颖,经常拾了菜刀取了面板又是切菜又是擀面,我跟他打趣:“然然,你为什么学做这些呀?”“饿死了就什么也做不成了!”儿子说完,依旧沉着地去擀面去切菜。

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个儿子,常常紧揍了他爸爸说一直以为会是个女儿呢,夏天的时候给她穿一件太阳裙多么漂亮。兔娃不计较地说爸爸你可以和妈妈再给我生一个妹妹呀。

兔娃出生后的第二天夜里,同事们千辛万苦打电话在一个乡政府找到我,我光着脚冲过三道门的套院到接线员那里听电话,问内人可好孩子可好是否都安然无恙,声音哽咽对方也忍不住激动非常,若干人等一个在电话里为兔娃取名。突然有人问我你怎么不问孩子是男是女,然后



神秘兮兮告诉我孩子长了一个小鸡鸡。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说给了一天天长大的儿子,兔娃听得两眼泪汪汪,问我说爸爸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吧,那些叔叔阿姨他们现在还活着么?

真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哪个做父母的不疼爱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儿子的长辈们看着他们的第三代在自己的面前走来走去,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从未有过的骄傲。某日我看着可爱的儿子终于忍不住在他俊俏的小脸上咬了一口,儿子喊疼,眼泪簌簌地淌下来,我内疚地说儿子别哭爸爸太爱你了才咬你。儿子便不哭,也要咬我一口,我说你怎么可以咬爸爸呢?他难得地笑了:

“爸爸,我也太爱你了呀!”

兔娃读大学时已高过我半头,英俊潇洒的样子超过了年轻时候的我。大连外国语大学与日本国交流留学生,儿子是其中一名。我从太原飞大连,周水子国际机场送他远行。儿子是留学生队长,清晨的霞光中急急忙忙地给同学们叮咛注意事项,全然忘了老爸立在他身旁。别人家大孩子唏嘘抹泪好不恹惶,儿子却没事人一样。

之后推了笨重的行李进安检口办登机手续,我以为与他这就山高水长,谁知一会儿子跑出来实行李超重须交付人民币,取了钞票用坚实的臂膀拥抱我:爸你平平安安回太原,和妈妈保重身体别牵挂我,去日本读书不过是换了个地方。

如今,兔娃早已学成归国在京城工作,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坚守着凌晨第一个为父母祝贺生日的习惯,事业心极强的儿子从来不会因忙碌而忽视对父母对姥姥奶奶的关心,常常会大包小包寄来礼物,食品服饰鞋子提包还有各种电子产品,每一件物品都浸着儿子对我们的爱意。虽然他远在千里之外,但我们依然是温馨的三兔之家。

祥夫先生一言九鼎,尽管距他席席上宣称为我们家作画过去了许久,三兔图的承诺还是兑现了。我将画作宝贝似的带回家,内人打开一看,满脸疑惑望着我,这是三只兔子么?

那天内人在我手机上查询儿子的新电话号码,好一阵子也找不到,待我告她后再查,名字却是“亲亲的兔娃”……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文化学者。太原日报社副总编辑,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。)

梨园蓓蕾花开可期

肖静娟



《水漫金山》剧照,左为扮演白蛇的严思莹(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供图)

癸卯正月,戏曲庆春。在迎新俱乐部剧场的舞台上,一群来自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人才培训基地、平均年龄只有17岁的小演员,用一场热热闹闹的折子戏专场汇报演出,向观众展示了基本功和晋剧特色,送去福瑞吉祥。不常看戏的我,竟也看得入迷。

鼓板打响,戏幕拉开,一位冠上插翎、清秀俊朗的小生出现在舞台中央,眼神透露着傲气和心机,开腔一句“一口恶气冲牛斗,孙刘两家结冤仇”高亢清晰,极具穿透力。这是开场戏《黄鹤楼》中周瑜的扮相,演员时而抖翎,时而衔翎,人物性格表现得准确到位,惟妙惟肖。

再看《挑滑车》里扮演岳家军猛将高宠的武生,脚蹬二寸厚底长靴,背插四面靠旗,手执一杆大枪,威风凛凛。这位将军架势稳重,踢腿轻盈,一轮连续紧凑的跳跃转身,接着又是一连串流畅利落的耍枪动作,身体腾挪,花枪旋转,尽显武戏的阳刚美,叫好声此起彼伏。演员边武边唱,颇费一番力气,尽管结尾出现花枪脱手的失误,但瑕不掩瑜,满堂喝彩。

精彩纷呈的武戏烘托气氛,压轴戏《舍饭》则以情贯穿始终。故事层层递进,角色真挚的情感细腻流露,结尾夫妻相聚、母子团圆,催人泪下。

直至最后《水漫金山》壮观的打戏场面结束,帷幕落下,观众散去,我才发现,原本对戏曲的刻板印象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整场演出7个节目,行当齐全,文武兼备,有的突出表现翎子功、帽翅功、水袖功等技艺,节奏明快,观赏性强;有的演绎我们熟悉的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,即便不是戏迷,欣赏起来也没有难度;还有的讲述故事,传递深刻思想,引发观众共鸣。更令人欣喜的是,从表演者身上,不仅看到了扎实的基本功,看到了对戏曲的执着,更看到了当代晋剧青少年人才的全面性和多样性。

得知这座剧场平时就是孩子们的培训场地,我抱着好奇心前去探访。

步入剧场二楼,再次见到这些年轻的演员,他们已卸去了浓重的妆扮,面庞稚嫩。扮演高宠的冯高强,今年17岁,眼眸清澈,阳光开朗。他12岁开始练习武生这个行当,两年前从吕梁市艺术学校选拔进入培训基地。

立春时节,黄河湾。

风在刮,冰在响。随着冰面的破裂,粗犷的吼声喷薄而出:春天醒来吧——

冰面的窟窿越破越大,吼声越来越高:

春天门开啦!

春天回家吧!

破冰,破冰! 一群

腰粗膀圆的彪形大汉,持钢钎,舞棍棒,砸的砸,撬的撬,化作一幅碎裂黄河坚冰的雄浑画作。这画面雄壮豪迈,看一眼,就像是一碗火辣辣的酒咕咚咚下肚,

滚烫了脸颊也滚烫了胸膛,只想甩掉帽子,扔下棉袄,扎进破冰的人群中干他个满身大汗!

这是何处?

你一定听说过鹳雀楼吧。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就在此地,更上一层楼,朝西南眺望,夏日的滚滚波涛不见了,黄河不黄了,变白了,白得像落下九天的银河。黄河就在那个西南角里拐了个弯,朝大海蜿蜒而去。目光锁定河湾的边沿,那里的袅袅炊烟定会缭绕绕你的眼眶。炊烟生根的地方,镶嵌着一个偏远得似乎可以忽略的村落。但看见这破冰的场景,从此想忽略也难了。

记住吧,这里是山西省永济市的长旺村。

春江水暖鸭先知,黄河水暖草先绿。紧靠黄河的长旺村,乡亲们早就看到了鲜嫩的绿草。别看这春色不多彩、不纷纭,没有花开时的五颜六色,仅仅只是一色翠绿,却让人爱得像是抱着襁褓里的婴儿,一刻也放不下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份纯真的爱心,尽管长旺村的春色来得比别处早,可乡亲们总嫌迟,早早就想冰消雪融,将漫长冬天里被严寒覆盖的生机释放出来。

是啊,春天一到,雪化了,冰消了,冻土如铁的大地松软了。不待百花竞艳,就可以赶着黄牛犁地播种了。撒下的是种子,收获的是粮食,是棉花,是囤里粮冒尖,是身上衣服暖,是一家人欢乐的笑颜。无数个冬夜里的美梦,早就与春天交融在一起了:地已耕好,肥已施足,种子躺在地里面舒服得使劲儿往上长,长得小麦金黄金黄,长得棉花雪白雪白,长得豆角好长好长,长得西瓜好甜好甜……这哪是做梦,分明是农家在早早谋划春天,构思春天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早筹谋,早动手,把一冬天积蓄在血脉里、骨骼中的劲头释放出来,才会有好光景,好日子。人勤春早,这是祖祖辈辈的信条。那不仅是书页里记载的文字,更是黄河湾里令人陡生豪情的生动场景——

破冰迎春归!

抡起钢钎破冰,挥舞棍棒破冰,硬生生把河面覆盖的冰打破,戳开一个大窟窿。看吧,冰下奔腾着滚滚激流,翻卷着腾腾热浪。那激流,那热浪,恰似春潮扑面而来。

突然,有人俯下身去,背起撬开的冰块,跑上岸去,边跑边喊:河冰破开了——

有人紧跟着效仿,不过他那举止更威猛,甩掉棉袄,光着膀子,背起冰块,跑往村里,边跑边喊:春天来到了——

光着脊梁的人们,背冰迅跑,竞相结队,呐喊声形成黄河岸边的第一波春潮。春潮震荡了村庄,惊动了暖屋里的老老少少。男男女女簇拥着跑到了村巷,看着光脊背冰的汉子,禁不住喝彩叫好。孩童们更是蹦蹦跳跳,手舞足蹈。几位年迈的长者,激动地竖着拇指连声夸道:背冰! 亮膘! 亮膘!

背冰! 亮膘! 亮膘!

破冰年年干,背冰代代传,春潮岁岁涌,相沿成习,早已成为这里极具魅力的迎春风俗。

如今,这风俗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也就是在申报非遗项目的这一年,那口口相传多少代的话语需要凝结在纸面。“背冰”好写,

“亮膘”则有不同见解。有人写“亮膘”,有人写“亮彪”。不同写法的人,后来握手言和,二者共存。亮膘,亮出健壮肢体! 亮彪,亮出彪悍胆魄! 踔厉奋发,敢为人先,攻坚克难,势不可挡!

岁月更迭,日新月异。如今这背冰非遗,更具时代风采。你看,他们来了——

一个个光脊梁的黄河汉,黄帛巾,绿短裤,背着红绸带拴牢的雪白冰块,好彪悍,好威武。最威武的当数背冰阵前的领头汉,莫说那旗有多长、有多宽,单说旗杆,那是一根撑顶瓦房的立柱,粗如木桶,重达百斤。若不是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豪杰,哪个扛得起这稀世罕见的旗帜? 只见阵前旗一摆,霹雳轰鸣,震耳欲聋,声浪直冲云霄。哈呀,背冰汉手中的锣鼓敲响丁,这排山倒海之势,飞扬出石破天惊的豪气!

破冰迎春归,人勤春来早,黄河湾早早翻滚起春天的大潮。春潮汹涌澎湃,涌向五湖四海,涌向八方九州!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源自百度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

肖静娟